

谭 恩 美 作 品

# The Joy Luck Club



〔美〕谭恩美 著 程乃珊等 译

喜福会



上海译文出版社

I712.4  
261

〔美〕谭恩美 著  
程乃珊 贺培华 严映薇 译

# 喜福会

The Joy Luck Club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喜福会〔美〕谭恩美著；程乃珊 贺培华 严映薇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5

ISBN 7-5327-3971-6

I 喜... II ①谭... ②程... ③贺... ④严... III 长篇小说 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2676 号

Amy Tan

**THE JOY LUCK CLUB**

Copyright © 1989 by Amy T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3-011 号

**喜福会** 〔美〕谭恩美 著 程乃珊 贺培华 严映薇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20 1/16 印张 16.75 插页 3 字数 208,000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 册

ISBN 7-5327-3971-6/I·2219

定价：2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 千里鸿毛一片心

- 吴精美：喜福会 ..... 005  
许安梅：伤疤的故事 ..... 029  
裘琳达：红烛泪 ..... 037  
映映·圣克莱尔：中秋之夜 ..... 055

### 道道重门

- 薇弗莱·裘：棋盘上的较量 ..... 071  
丽娜·圣克莱尔：凌迟之痛 ..... 083  
许露丝：信仰和命运 ..... 098  
吴精美：慈母心 ..... 114

### 美国游戏规则

- 丽娜·圣克莱尔：饭票丈夫 ..... 131  
薇弗莱·裘：美国女婿拜见中国丈母娘 ..... 150  
许露丝：离婚之痛 ..... 170  
吴精美：哎唷妈妈！ ..... 180

### 西天王母

- 许安梅：姨太太的悲剧 ..... 195  
映映·圣克莱尔：男人靠不住 ..... 216  
裘琳达：在美国和中国间摇摆 ..... 226  
吴精美：共同的母亲 ..... 239

- 母女情深——《喜福会》译后感 ..... 257

## 千里鸿毛一片心



如今她已是上了年纪了，却依然清晰记得，好多好多年以前，在上海，糊里糊涂地出了个大价钱，从菜市小贩手里买回一只所谓的天鹅，这只给小贩吹得花好桃好、天花乱坠的“天鹅”，伸长着脖子扑棱着翅膀拼命地挣扎着，就像丑小鸭一心想折腾成天鹅一样……说也怪，后来它倒也真有几份优雅动人，令人简直舍不得宰了下肚。

后来，她带着它远涉重洋奔赴美国。在驶往美利坚合众国的滔滔海面上，她和它都拼命伸长着脖子往那未知的彼岸张望着。“待到了美国，我要生个女儿，她会长得很像我。但是，她不用看着丈夫的眼色低眉垂眼地过日子。她一出世就是在美国，我会让她讲一口流利漂亮的美式英语，不会遭人白眼看不起。她将事事称心、应有尽有。她会体谅我这个做母亲的一番苦心，我要将她打磨成一只真正的天鹅，比我所能期待的还要好上一百倍的高贵漂亮的天鹅！”她喃喃地对它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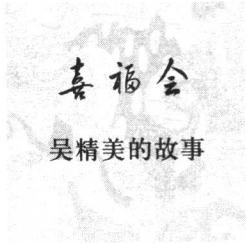
然而待她一踏上这陌生的对之充满憧憬之情的彼岸，移民局便强制她与它分手了。她徒劳地想用双手留住它，却只抓到一根羽毛，这是它唯一留下的。然后，面对着一大堆必须填写的各种表格，她已经完全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要如此义无反顾地千里迢迢来到美国！为此，她失却了多少……

如今她已垂垂老矣。她有了三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如她所曾希望的讲着一口标准美腔英语。中国人说“打落牙齿和血吞”，而她们，只会大口大口往肚里灌可口可乐！

好久以来，她一直想给女儿们讲讲关于这根羽毛的故事，所谓千里鸿毛一片心呀，她将它作为传世宝留给女儿。

就这样，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她一直期待着有一天，能以流畅的美式英语，将这个故事讲给那不懂中文的女儿们听！





喜福会  
吴精美的故事

—

爸要我在喜福会的麻将台上，取代我那两个月前故世的母亲。自她走了后，这张麻将台就一直三缺一——妈妈的座位一直空着。爸一直认为，妈是自己“作”死的。

“她头脑中冒出一个新的念头，”爸说，“但不待她理出个头绪，这个念头就日长夜大地恶性膨胀着，最后引起大爆炸。这必是一个坏念头。”

医生诊断妈是死于脑动脉瘤。她的喜福会的老友们说，她“走”得很快，像只兔子嗖的一下就去了。原本，她已与她们约定，下一轮的喜福会聚会由她做东。

就在她去世前一个礼拜，妈还很得意地对我说：“上次在琳达姨家，她煮了一锅赤豆汤，这次我可要露一手，煮一锅芝麻糊给她们尝尝。”

“这有什么稀奇。”我说。

“是没有什么稀奇，”她说，“它们差不多是一式一样的。”事实上她真正的意思是“它们完全是不同的”。这是中国式的文字游戏，一种措辞技巧

的卖弄。——这其实是在混淆两种根本相反的概念。在中国，十分注意措辞和用词，即使是反对的意见，也要尽量使之婉转含蓄，不要显得太唐突地表示出来，这一套我是永远学不会的。

## 二

早在1949年我出世的前两年，母亲就开始有这个办个旧金山喜福会的念头。也就是在同一年，父母带着只旧皮箱离开中国，内里只是满满一箱的旗袍。直到上了船，母亲才向父亲解释：实在来不及再往里面塞其他东西了。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徒劳地在那一大堆凉丝丝光溜溜的绫罗绸缎间茫然地掀动着，希望找到他的棉布衬衫和羊毛裤。

然而待他们一抵达旧金山，父亲便令妈藏起那些亮闪闪的衣服。从此，她就老穿那件棕色格子的旗袍，直到后来难民收容团体送给她两件旧衣服。然而这些衣服都是美国人的尺寸，穿在她身上晃荡晃荡的根本不合身。这个难民收容团体是由当地的第一中国浸礼会的一群美籍华裔老太发起的。既然受了她们的施，父母也就只好听从她们的劝导开始上教堂了。当然，她们的劝导对父母也是很得益的，比如每周三晚上礼拜堂的读经班及周六早上的合唱练习，都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英语程度。我父母就是这样认得许家、龚家和圣克莱尔家的。与他们交往中，我母亲感到，这些人家的女人们也各有难言之痛，——那遗落在中国的希望和梦！然而，她们的英文太不行了，以致她们根本不可能将此一吐而快，只好成天憋在心里。至少我母亲，已从她们的漠然惆怅的脸上估摸出了这一点，所以，当她一提议成立这么一个喜福会时，她们一口同意了。

起名喜福会，还得追溯到我母亲的第一次婚姻。那还是在抗战中，桂林陷落之前。所以一提到喜福会，就令我想起母亲的桂林故事。每天晚饭后，当妈在厨房擦洗完了，餐桌也已抹擦干净了，此时老爸早已将脸躲在报纸后面，一支接一支地抽起他的黑猫香烟——这通常是“请勿打搅”的暗示。这便是老妈最觉得无所事事之时。这时，她就会提出一箱旧毛衣，那是我们温哥华一个从未谋面的亲戚送给我们的。她从中捡起一件毛衣拆开底边，从中挑出一根毛线头，只要抓住它一抽，即刻，以破竹之势，成件毛衣很快就化成一根长长的弯弯曲曲的毛线，同时，她的故事，也就此滔滔地倒了出来。多年来，她重复讲述着一个故事，只是，故事的结尾，一次比一次黯淡，犹如投在她生活中的一道阴影，越来越浓重，现今，这道阴影甚至已深入到我的生活中。

### 三

母亲总是用她的母语——中文，叙述故事的开头。“中国有句俗话：桂林山水甲天下，我梦想中的桂林，青山绿水，翠微烟波，层层叠叠的山峦，白云缭绕，真是个世外桃源。

“然而待我真的来到桂林，我才发现，我的桂林之梦太小家子气了，我的想象力显得那样贫乏！置身真正的桂林山水间，那是一种令你身心震撼的感动，连绵的山峦起伏不一，活像大堆妄图蹦出油锅的煎鱼，充满动感，层层叠叠，影影憧憧，千姿百态……这有点如我们小时候玩的万花筒，只要云层稍稍移动一下，那群山构成的图案就变了样，就这样永远的变幻无穷。山底布满各种神秘莫测的钟乳石山洞：有的形状如卷心菜，有的如冬瓜、萝卜和洋葱，

还有你想都想不到的各种花样，就好比一个石头雕成的大花园。

“不过我才没那份专来桂林游山玩水的福分！哪来这份闲情呀！那年，我男人把我和两个孩子带到桂林，是为避战难，他认为这里会安全些。他是个国军军官，他将我们安置在一幢二层楼房的一个小房间后，便只身去了重庆。

“尽管报上从不这么说，但我们都知道日军步步挺进，国军节节败退。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城内；有穷人富人，夹杂着广东话、上海话、北方话，不但有中国人，还有外国人，有洋牧师，也有和尚尼姑。当然，也有国军的军官，在这种时候，他们还是要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腔调。

“如果不是因为东洋鬼子，这些人是不可能如此近距离地‘亲密’挤拥在一个空间里，否则，准会打个头破血流。你想想看，上海人和乡巴佬，银行家和剃头师傅，黄包车夫和缅甸商人……虽然如今大家一样都是蓬头垢面，身上散发着恶臭，一样肆无忌惮地当街吐痰擤鼻涕，却仍是互相不买账，互相看不起。最可恨的是那些美国空军，操着一口洋里洋腔的中国话‘好啦好啦’的，神气活现的。还有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那些北方乡巴佬，他们用手擤鼻涕抠鼻孔，再用这只手去推搡别人，恶心死了。

“所以你想，我还有什么心思去欣赏桂林山水？我才不想去爬山呢，尽管它们依然是那般可爱。我怀疑连它们都已被东洋兵糟蹋践踏过了。我整天就只是呆呆地蜷缩在房间的暗角里，一手一个抱着我的两个女儿，她们是一对双胞胎，还在襁褓中。我的双脚总是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就像运动员的起跑状态，只要空袭警报一起，我便像野兔般弹起直奔防空洞。但人怎么可能长久呆在黑暗中？过不多久，你的内心就会开始沉沦，特别听到外面如天崩地裂般的轰炸声，然后是如雨点般石砾劈头盖脑敲打下来的声音，这时，人特别渴望光亮，哪怕只有一点点！躲在防空洞里，我眼睛死死盯住顶部的钟

乳吊花，我才不是在欣赏这古时期的大自然杰作，我只是担心它会不会坍下来。你能想象吗？生的希望，不在洞里，也不在洞外，不知究竟在哪里？那完全是一种绝望的难挨的等待。

“所以一旦轰炸声远去，大家便像刚落地的小猫崽样，乱抓乱扒磕磕绊绊地涌上回城之路。令我觉得诧异的是，那被燃烧的炮火染得通红的天际下的山峰，却竟然毫无损伤，完好如初。

“我兴起办喜福会的念头，是在一个燥热的晚上。那晚，连飞蛾都给湿溽的暑气蒸得昏沉沉的，它们无力地掀动那沉甸甸的濡湿的翅膀，纷纷坠落到地上。四周没有一丝风，从阴沟泛出的令人恶心的臭气，四下弥散、无孔不入，包括我的鼻孔。整整一宵，不知是农民在杀猪还是哪个当官的在痛打犯了什么的乡下人，反正那撕心裂肺的阵阵嚎叫声就没停过，我也懒得去窗口看个究竟，即使看明白了又关我什么事！就是在这眨眼间，我蓦地感到，我再也憋不下去了，我非得找点什么事来分散一下我的思绪，将自己从绝望的深陷中拔出来。

“我想不如找几个女朋友一起打麻将吧！麻将台上的牌友搭配是很有讲究的。我知道怎么样的女人是我想要交往的。她们都要是和我一样年轻的、乐观的。其中一个如我一样，是来自上海的一个大家闺秀，举止优雅很有风度。因为急于逃难，她随身只带出来一点点钱，还有一个是南京小姐，长着一头浓浓的黑发，我还不曾见过这样浓黑的头发。她虽然只是个小家碧玉，却很是妩媚动人。她嫁了一个有钱老头，老公死了，给她留下一笔足够她这辈子吃香的喝辣的钱财。

“我们每星期轮流做一次东，做东，即出钱出力，尽力令大家开心。做东的一方，要准备一些名字吉祥讨口彩的点心来款待大家——金钱饼，因为样子像圆圆的银洋或金圆，长长的米线象征着长命百岁，落花生象征得贵子，福

橘象征多福多吉。

“我们尽力用微薄的财力来款待自己以如此丰富的食物！我们不在乎金钱饼的馅子是用干瘪腐烂的瓜菜充替的，福橘皮上天花般布满虫斑。我们吃得很节制，一再表示不是因为食物不够吃，而是我们已经吃饱了，饱得再也咽不下一口了。我们知道自己已过得很奢侈了。我们很知足，觉得很幸运。

“填饱了肚子，我们将一只装满钱的碗放在最显眼的地方，然后，我们在麻将台边坐下。我这张麻将台还是从老家带出来的，天然带很浓香味的红木做的，不是你们称为花梨木的那种，而是紫檀木。它太华贵了，我简直找不到相应的英文单词来形容它。桌上铺着厚厚的垫子，洗牌时的手感很好，很软很暖，没有那种搅人的哗哗声，象牙质的麻将牌互相碰击着，发出很斯文的‘卜卜’声。

“牌局刚开始时，大家都十分认真，聚精会神的。除了吃牌时的‘碰’或‘吃’，牌桌上鸦雀无声，大家都只想赢。八圈后，开始吃点心了。话盒子也打开了，海阔天空的直聊到天亮。我们讲着聊着，怀恋着过去的好时光，企盼着何时天会亮（胜利）。

“呀，天下竟还真有那么多稀奇古怪荒唐不已的事，我们不时捧腹大笑：一只鸡尖叫着，跑进屋子跳进一只碗里，第二天它还是静静地躺在这同一只碗里，不过此时它已变成一碗鸡汤了！一个女孩子给两个男朋友写情书，结果互相装错了信封。有个外国傻婆娘在上厕所时被一声爆竹声吓得昏了过去。

“国难当头，我们如是一周一笑嘻嘻的聚会，自然招来众人的指责；当围城里人们饥不择食，甚至以老鼠充饥——到后来，连老鼠都快饿死了，——我们还有心思在家人离散的阴霾中，有这份心思谈笑自若，还打麻将！人们认定我们是中了邪了。

“其实，我们并不是麻木不仁，对苦难视而不见。我们一样也在担惊受怕，战火给我们各自都留下不堪回首的一页。什么叫失望？所谓失望，是对某样根本早已不存在的事物的一种期盼，期待着它们的回归，或者不如说，是在无谓地延长着一份难挨的折磨。比如你的家园连同父母在内都被烧毁了，你还会念叨着一件心爱的挂在房里大橱内的貂皮大衣吗？当满街电杆上挂着血淋淋的人的残肢，饿狗拖着啃了一半的死人肉到处乱窜，这时，你的头脑还会保持清醒理智的思维吗？我们都问过自己，与其悲悲切切地等死，不如快快乐乐地过一天算一天，这又有什么错呢？”

“所以，我们尽力把一周一次的聚会过得像新年一样热闹开心，至少我们每个礼拜有一天可以忘记过去。我们以吃喝玩乐来自寻快乐，讲最美好的故事，大把大把地赌钱。就这样，我们每个星期都有一次期盼，期盼着一次欢悦，这种期盼心情就称为希望，成了我们唯一的快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自己的聚会命名为‘喜福会’。”

通常，我母亲总是以一种乐观的口吻来结束这个故事。她老会得意洋洋地吹嘘自己的牌艺是如何了不起。“我手气又好，永远是麻将台上的赢家。大家开玩笑地称我为‘贼门槛’，”她说，“我常常是几万几万地赢。不过，那时钞票不值钱，可以讲连草纸都不如。一张一千元面值的钞票还擦不了屁股。”听到这最后一句，我笑得直不起腰。

我一直认为，母亲的桂林故事不过是一个中国童话，而且故事的结尾一直是不同的。比如那张擦屁股都不值的一千元，她一会说用它买了半杯米，她把米熬成一锅粥，然后把粥换成两只猪蹄子，两只猪蹄子后来又变成六只鸡蛋，六只鸡蛋孵成六只小鸡……故事就这样变了又变……

一天晚上，我求妈给我买只半导体收音机，妈不肯，我生了一个钟头的闷

气，她便说我了：“为什么总要想要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东西？”于是，她又讲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桂林故事的结尾。

“一天清早，一个军官赶来我家叫我快快赶去重庆找我丈夫，”她说，“他这是叫我快点逃。我知道日本人快打进来了，他们一来，军官和他们的家属就更惨了。我怎么逃呀？桂林根本已不再往外地发车了。我的那个南京朋友真够朋友，她花钱为我搞到一辆拉煤的独轮车。

“我把行李，还有那对双胞胎女儿放进独轮车开始上路。四天后，日本人打进桂林。一路上，不时传来日军血洗桂林的消息，直到桂林失守的当天，国民党还词正令严地表示，桂林是安全的，有国军在防守。那天晚上，桂林的大街小巷还撒满报道国军大捷的号外，它们上面则躺满刚遭日军残杀的男女老幼同胞的尸体，鲜血淋漓的就像刚刚给开膛剖腹横七竖八地躺在砧板上的鲜鱼一样！惨不忍睹。他们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结果连命都丧失了！听着这样的惨闻，我只是闷头加速步子，每走一步都要问一下自己：他们是不是很傻？他们是不是很勇敢？

“走着走着，车子都走坏了，我只好不顾那张贵重的麻将桌，那时，连哭的心情都没有了。我用围巾打成两个结环搭在肩上，一边吊一个孩子，腾出两只手各提着一只口袋，一只是衣服，一只是吃食。走呀走，我提着它们，手腕处勒出深深的血槽，血肉模糊的。鲜血顺着手腕淌到掌心，滑腻腻又粘糊糊的，我再也握不住任何东西了！于是，我松开了左手，又松开了右手……

“一路上，人人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放弃了手中最后抓住的希望。整条逃难之路犹如一条嵌满财宝的华丽的路面：成匹的绫罗绸缎、卷卷古书，还有祖宗的画像、木器家具，……还有整笼的小鸭，起先还渴得呷呷叫个不休，后来一点点微弱下来，最后终于完全静然，路上还有扔下的银质水壶。但已



经筋疲力尽的人们，对这些眼皮都不扫一下。绝望的人，什么都不会使之动心的。最后，待我终于抵达重庆时，一切都没有了，除了套在身上的三件漂亮的绸旗袍。”

“你说的‘一切’指的是什么？”我紧张地喘着气，相信这下的结尾是真实的。“那……孩子们呢？”

妈妈想都不想就干脆脆地说：“你爸爸不是我的第一个丈夫，你也不是那两个孩子中的一个。”

#### 四

今晚的喜福会活动在许家。我一进门，第一个见到的，却是我爸。“她来了，从来是不守时的。”他对众人宣布似的说。这话倒也不假，其他各位都早已到齐了。七家人家的成员，大多已七老八十了，他们大笑着缓缓把视线转到我身上，在他们眼中我仍是个三十六岁的大孩子。

我极力沉住气，显得老练点。上次见到他们是在母亲的葬礼上，那时我悲痛欲绝，几近不能自控。他们一定在暗暗忖量着，我真的可能取代我的妈妈吗？曾经有人跟我说过，我长得很像我母亲，我们有着同样的银铃般的清脆笑声，很相似的脸部轮廓。然而当我将这些告诉妈妈时，她却似受了侮辱般：“你怎么可能像我？你对我了解有多少？一丁点都没有，怎么可能会像我？你与我差远了！”妈是对的。所以，我怎么能喜福会里取代我妈妈的位子呢？

“阿姨，叔叔，”我一一向众人欠身招呼，按中国人习惯应称这些世交长辈们为“叔叔阿姨”而不是×先生×太太，然后我就在父亲边上站住。